

投稿類別：原民專題

篇名：

花蓮縣豐濱鄉立德部落噶瑪蘭族文化延續與困境

作者：

黃采寧。花蓮縣海星中學國中部。八年仁班

黃宥恩。花蓮縣海星中學國中部。八年仁班

羅嘉寧。花蓮縣海星中學國中部。八年忠班

指導老師：

劉佳蓉老師

黃明真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一開始，我們想不到一個方向來寫小論文，我們想著從生活周遭的人事物去研究。小時候我住在 805 醫院員工宿舍，國中歷史課在學校聽老師說，那裡曾經有一批加禮宛社的人在那裡定居，就在我幼時居住的周遭有一群噶瑪蘭族原住民部落。但是明明生活在同樣的地方，我們卻完全不了解他們。在社會課本上看到的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有著怎樣的文化？都讓我們產生了好奇。我們先查閱噶瑪蘭族相關資料後擬出一些問題，在網路上找到噶瑪蘭族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潘文雄先生進行訪談，很巧的是，潘理事長的小孩多年前也曾經在我們學校讀書。於是我們希望透過資料分析與運用，幫助我們更加了解噶瑪蘭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現況。

二、研究目的

- (一) 了解噶瑪蘭族的歷史與遷徙
- (二) 探討噶瑪蘭族信仰祭儀與傳統文化
- (三) 探討噶瑪蘭傳統文化受到挑戰族人的態度與回應

貳、文獻探討

一、噶瑪蘭族的簡介

(一) 噶瑪蘭族的歷史與遷徙

一道高聳的中央山脈將台灣島分作成前山區與後山區，根據詹素娟老師在〈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當中提到，早期當西部的前山區因漢人社會的建立，為當地原住民帶來重大社會與文化改變時，身處在後山地區的東部原住民族還能享有「治外」的平穩日子。直到十九世紀，以漳州人為主的開墾集團來到東北部蘭陽平原地區開發，打破了這裡原先的「安寧」，原本居住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人首當其衝。面對漢人的移入，即將為後山的族群帶來重大改變與遷移。

噶瑪蘭人居住在宜蘭一座被三星、頭城、蘇澳三點包圍的沖積扇三角洲，為適應當地平坦、潮濕的地形氣候條件，而發展出干欄式房屋形式。

「噶瑪蘭人，不但進行活躍的漁獵、採集活動，也是一支擅水的民族。」（詹素娟，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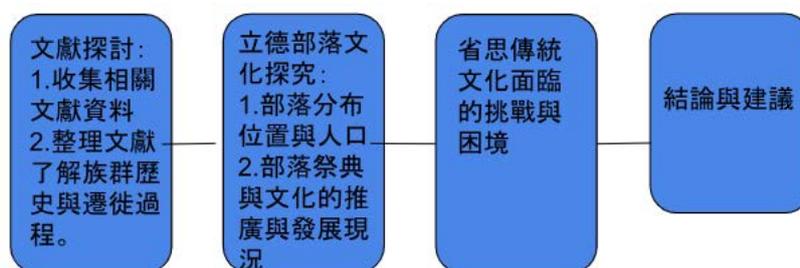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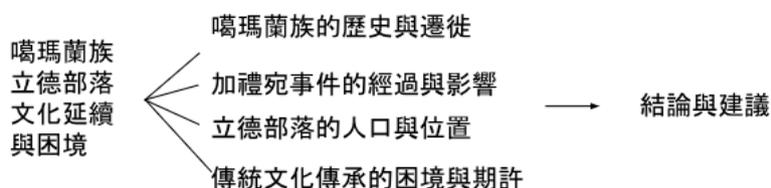
(一) 文獻分析法:我們利用國家圖書館蒐集各種噶瑪蘭族的歷史、遷徙背景與祭典,還有與阿美族互動與族群關係等相關論文,再做文獻探討與整理。

(二) 實地訪查法:我們前往花蓮縣豐濱鄉立德部落訪談當地的豐濱鄉文化協會理事長,藉此幫助我們解答噶瑪蘭族一些相關疑問,以及部落目前傳承文化的方式和期待。

二、研究流程



三、研究架構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從海上來的遠祖

噶瑪蘭族的祖先最早何時來到台灣島上生活已經無法考證,只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名叫阿文(Avan)的祖先,從一個名叫馬利利安(Mariryan)的地方乘船而來。關於噶瑪蘭族的起源傳說非常多,每個版本的傳說都有些許差異,但最廣為流傳的是,相傳曾經有一對兄妹,兩人為爭直誰先發現池塘,享有水源便得以耕田而反目成仇。最後兩人盛怒之下妹妹上了山,成為了太魯閣族的祖先,而留在山下的哥哥則成為了噶瑪蘭族的祖先。

兩人決定不再相見，並且約定只要兩族相見就互相砍殺，不必顧慮兄妹之情（游蕙菁，2009）。

二、歷史上的遷徙

以前噶瑪蘭族居住在宜蘭的蘭陽平原時稱為「蛤仔難三十六社」，實際數量可能比這個數字更多。若以蘭陽溪為界，溪北群有打馬煙、奇立丹等社；溪南群有加禮宛、流流、奇武荖等社。（詹素娟，1995）18世紀晚期，台灣西部開發逐漸飽和之後，漢人開始往東部移動與開墾，原先生活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族人也因生活空間受到壓迫而逐漸遷往南部的花東一帶。19世紀前期，以蘭陽溪以南的加禮宛社人遷往花蓮新城鄉北埔，即今日的嘉里村定居。

同治13年（1874年）清治晚期爆發牡丹社事件後，欽差大臣沈葆楨建議之下推行開山撫番政策，羅大春率人來到後山地區開拓蘇花古道，花蓮被納入清朝政府管轄。就在數年之後，番漢衝突爆發，有的說法是當地原住民婦女長期遭到漢人騷擾欺侮而反抗（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知識網，2020），也有的說法是花蓮加禮宛人希望政府能給予已開發土地的證照，卻遭到政府拒絕。於是，花蓮加禮宛社與鄰近的撒奇萊雅人共同反清，加禮宛戰役因此爆發（游蕙菁，2009）。

三、噶瑪蘭族的分布與人口

在加里宛戰役之前，已有噶瑪蘭族人至花東的石梯、大港口一帶落腳生活。戰役之後，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人受到重創，許多族人因此直接併入鄰近阿美族部落當中，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或者流散去往花東海岸線新社、立德居住。

目前噶瑪蘭族主要分布在宜蘭縣的壯圍鄉、五結鄉等；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豐濱新社村與立德；以及台東長濱鄉、樟原村、大峰峰等地。

四、立德部落文化延續現況

圖二：噶瑪蘭族歷史上的遷徙



資料來源：
我們是噶瑪蘭
Kavalan aimi—噶瑪蘭
族復名運動三十年。
<https://reurl.cc/kaE0Vb>。

圖三：噶瑪蘭族分布圖



資料來源：
噶瑪蘭社會文化。
<https://reurl.cc/kaE4Xx>。

(一) 立德部落的歷史與位置

立德部落在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的南邊一點的位置，附近的阿美族稱這裡的噶瑪蘭人為「Kudic」，也就是皮膚病的意思。相較於新社部落的規模，立德部落人數較少，目前約有 65 人，祭典時回鄉參與的族人可至 150 人左右(陳耀芳、林素珍，2020)。雖然人數較少卻直接受到晚清加里宛戰役的影響，從新城鄉南遷花東海岸線而形成的噶瑪蘭聚落。儘管人數不多，立德部落族人一直持續的舉辦海祭，將豐年祭、祭祖儀式和母語等傳統文化領域努力地保留下來。

圖四：噶瑪蘭族立德部落範圍



資料出處：研究者利用 google 地圖繪製。<https://reurl.cc/q0ZG2y>。

(二) 部落傳統文化延續現況

立德部落為在花蓮海岸台 11 線 53 公里到 57 公里的平地區域。而我們這次前往拜訪的是噶瑪蘭族文化發展協會—潘文雄理事長（以下簡稱理事長）。我們訪談前整理一些對噶瑪蘭族文化感到好奇的主題，當天請教理事長後，重新整理出以下的內容。

圖五：訪談潘文雄理事長



資料出處：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圖六：訪談完後與理事長的合照



資料出處：研究小組自行拍攝

1. 提問：我們查找關於噶瑪蘭族的資料時經常看到「刺桐花」一詞，刺桐花對噶瑪蘭族的意義是什麼？

理事長：刺桐花對噶瑪蘭族的意義在於季節的提醒，刺桐花開時便是飛魚洄游，可以捕魚的季節，有噶瑪蘭族的地方就有刺桐花。而刺桐花的樹皮也可以切下作為煮或蒸糯米的器皿。現在在立德部落廣場裡也有種一棵刺桐花樹，我們也在努力避免讓刺桐花遭受蟲害。

2. 提問：「海祭」對於族人的意義？現在的「海祭」還和過去一樣嗎？

理事長：以前每到刺桐花開的時候，我們就會從事海祭的祭奠活動，主要目的是祈求豐收和出海捕魚的人平安歸來。我們還是保留著只有男生可以帶著檳榔、香菸、酒去到海邊祭拜的禁忌，祭典中女生是不能靠近的。早期祭典會持續一個星期，男生在海邊搭起工寮，女生在家準備一些糯米飯派人給男生送去。然而，現代社會發展下，祭儀已縮短成一天的形式。

3. 提問：在理事長的記憶中，過去和現在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理事長：狩獵和捕魚維生方式變了。「**小時候老人家說，以前補魚都是用划的，用竹子編織成竹筏出海去捕魚。**」隨著時代改變早已被漁船取代了。

4. 提問：傳統文化傳承工作最大的挑戰和困境是什麼？

理事長：「**我很憂心就是少子化的關係和人口外流的關係**」這兩點造成部落中傳統祭典沒有年輕人接替老者的工作，另外，年輕人外流到都市離開部落時間一久，已變得不會說族語。「**噶瑪蘭族人口這麼少，會講族語的已經不多了，老人家一個一個過世之後凋零，然後怎麼傳下去我們都很憂心。**」

5. 提問：面對族語和文化快速流失的現況，目前正在做的努力是什麼？

理事長：目前各族原住民族都有成立各自的語言推動協會，著重辦理族語認證，培養族人取得高級認證成為族語教師。另外，每年辦理全族語夏令營，鼓勵年輕一代孩子報名參加，活動過程中全程說族語。若是名額足夠也開放給漢人小孩參加，「**如果哪一天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在街上聽到看到的小朋友，會講我們的族語，我們就是成功了。**」還有就是推動師徒制，讓一位老師帶兩三個學生，學習兩三年，也曾有不錯的成效。

6. 近幾年很多人在談原住民「權力復振」的議題，關於這點，部落裡的想法是什麼？

理事長：這幾年確實有人在談「自治權」的概念，有一群人正在積極爭取文化上的自治權，「**屬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東西，由原住民自己管理。**」在和

國家的法律、行政、警察權限不衝突的情況下，原住民能享有文化自治的權力。或許可以從蘭嶼開始嘗試推行。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這次小論文的撰寫中，我們知道了噶瑪蘭族的許多文化，包括他們的海祭、和傳統儀式，也知道了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傳承工作的難處。根據統計，全國約 58 萬名原住民人口中，噶瑪蘭族只有 1563 人，占比不到 1%。因為人數相對較少，所以文化和族語傳承都是大家要一起努力的目標。我們從這次的研究中知道了噶瑪蘭族的歷史與變遷，從宜蘭來到花蓮新城鄉的嘉里村，再到豐濱鄉的立德部落，也從理事長的訪談之中得知部落和族人為了延續傳統文化的付出。

經過這次的訪談與研究，我們對於談話中提到的原住民自治權概念很有興趣，包括自治權設定的範圍，政策推行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原住民族族人內部意見是否一致，政府態度又是如何？無論讚否兩端，這個概念的落實將為台灣島上的不同族群帶來可能的影響。都會是我們感到好奇的地方，也或許是將來能夠進一步探究的議題與方向。

陸、參考文獻

- 林素珍（2017）。噶瑪蘭新社和立德部落歷史研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張振岳（1998）。噶瑪蘭族的特殊祭儀與生活。常民文化。
- 李素月（2019）。我們是噶瑪蘭 Kavalan aimi 噶瑪蘭族復名運動三十年。宜蘭縣縣史館。
- 潘繼道（2009）。「加里宛事件」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活動與空間變遷探討。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 2 卷（3），頁 25~60。
- 陳耀芳，林素珍（2020）。噶瑪蘭族立德(Kodic)部落文化的維繫—從立德部落海祭觀察。現代桃花源學刊，第九期，頁 91~111。<https://reurl.cc/A0OEI8>。
- 游蕙菁（2009）。噶瑪蘭族的遷徙傳說試探。《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 7 期。67-90。
- 詹素娟（2015）。噶瑪蘭人的歷史變遷。<https://reurl.cc/1G2oMG>。
- 詹素娟（1995）。平埔文化資訊網。宜蘭平原噶瑪蘭族之來源、分佈與遷徙—以哆囉美遠社、猴猴社為中心之研究。<https://reurl.cc/kaE46x>。
- 原住民族委員會（無日期）。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https://reurl.cc/Y0XMkx>。
- 台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無日期）。原住民族祭儀年表—噶瑪蘭族。<https://reurl.cc/WvkGZx>。
- 台灣原住民族（無日期）。文化知識網。<https://reurl.cc/L6Mvk3>。